

没有一株麦子不热爱春天

米丽宏

诗人说,春江水暖鸭先知;而田野里,对春最敏感的,当属经冬的麦苗了。风气稍一变暖,苍绿的麦田便像浮起一层春水,质地水灵了,颜色也悄悄焕新了。

也许历尽酷寒,才懂得春天的可贵。麦苗子一接收到春讯,便迅速掀开残冰,努力拱起身子,向着阳光舒展了第一枚蜷缩的叶子。

两三场雨飘过,麦田里新绿完全接管了老绿。绿色麦垄没住了老鸹的背;它们按下翅膀,在其中悄悄做窝,孵蛋,育雏。麦苗子屏蔽了外界的打扰,这是个隐秘的世界。

人已是没法下脚了。进麦垄,得试探着先分开麦叶,插脚进去,蹚水一样往前走。此时的麦子,叶鞘伸长,麦叶向上伸展,硬硬的麦秆儿显出锥形,像新生娃娃般,谁舍不得下脚去踩呢。

有时往麦垄深处走,前方忽然“嘎啦啦”斜飞出一只黑鸟儿,人也惊一跳。嘿,老鸹呀!人们形容麦苗长势时,爱说“麦垄里藏住老鸹了”,这黑厮就是老鸹。这等懒鸟儿,不去枝上做巢,却以麦叶为遮蔽——在麦垄里铺垫上碎草羽毛,做窝,孵蛋,育雏,不声不响过生活。

起风了。整片麦田开始奔跑起来,麦浪起伏伏,生出了碧海滔天的气势。站在田头,好像站在春天开来的大船上,有一种晃晃悠悠的眩晕感。这时候,你就真切

地感觉春天果真是流水大船,是踏踏实实往前推进的。闪亮的阳光和翻涌的波浪,打亮了一些心情,掩埋了一些往事,也催生着新鲜的力量。

观望麦海跟陌上赏花,有相同有不同。相同的是,心里都有一种力在鼓动,像种子忽然挤破外壳萌了芽;不同的是,看花时,心气是温柔上浮的;而在麦田边,你忽然就沉静下来,生出了一种豪迈的意气。

你嗅到了麦叶略带腥甜的鲜香,听到了风过麦田的“唰唰唰”,想到了“含风宿麦”那春意饱满的诗歌。“春雨初晴水拍堤,村南村北鸪鸕啼。含风宿麦青相接,刺水柔秧绿未齐。”方岳,这个祖籍徽州祁门,出仕也在南方的标准南方人,笔下自然是南方之春。可以推想,他所在的南宋,小麦已南渡长江;江南春的版图里,宿麦偶尔一爿分布于稻田之间。鸪鸕鸟“果果果谷”的鸣声,是南北共享的春日天籁。

在北方,第一声布谷啼,也总是从无边麦地的翠幕里传出来,蘸着麦色,声声滴漏般报告着春天的进程。

暮春风多,有时鸟声被刮得七歪八斜;麦苗很兴奋,搂着风,婆娑起舞,舞成一首壮观的排律。风骚又整饬,低调又昂扬。一波儿一波儿的音浪,从脚下次序推进,跑向远处。

春天的书单

胡忠伟

《站在历史的远处》,许知远著,广西师范大学 2024 年 11 月版。这是知名文化访谈节目“十三邀”第五季至第七季的对话实录。对话的大家有傅高义、王庚武、锺叔河、钱理群、葛兆光 and 何怀宏。我集中阅读了有关锺叔河和钱理群的两篇访谈录,尽管看过他们的访谈视频,但这次重温,读文字记录稿,更为亲切。二人都经历了“文革”,对人生和社会的理解更加通透。他们是学者,更是思想家。他们的目光和思想,已超越了“小我”,具备了全球意识、人类意识。他们经历的磨难和思想的沉重性,是我们年轻人无法想象的。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之一,他们更多的是自觉性地去思索、记录这一切。

《美食》第一集,王稼句主编,九州出版社 2025 年 2 月版。本书汇编了赵瑜、车前子、何频、余斌、胡竹峰、巴陵、周华诚、许新宇等作家谈吃的美文 31 篇。谈吃谈美食,其实也是在谈生活,人间美食,烟火人家,最抚凡人心。

《哪吒》,周楞伽著,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5 年 2 月版。随着电影《哪吒 2》的热

一直跑向谷雨时节。

那时,大门楼下常常坐着老祖母,手里剥着豆子、花生,或做着零碎的活计。她的目光常常望向不远处的青绿麦地。

门外是雨,雨中是天青色包裹的沉绿,绿中窸窣窸窣、嘈嘈切切、絮絮叨叨,是雨落,是风吹。雨气和麦青气混合的气味,扑过来,让人晕沉沉,让村庄晕沉沉。

祖母喃喃说:谷雨麦挑旗儿,立夏麦头齐。麦子的道儿还远着呢!

然而,雨停日出,麦地又在渐变,绿尖儿上挺出一层鹅黄,黄浅浅,像毛茸茸的小鸡。我跟着祖母去地边给小鸡采地米菜,见一地的麦子,有的点头,有的摇头,像做团体操。

风,更暖了些,不大不小地吹拂着,除了风和鸟,田野里很静。深深浅浅的青绿,由地上乱到了树上。树叶日见浓密,叶底鸟鸣三两声,辽远,疏朗,安逸,清凉。油菜棵子上,青豆荚一串串,露出籽实初成的行迹。

祖母挑几支麦穗,揉一揉,择去麦芒,吹去颖壳,掌心里剩下青青如玉的麦粒。我放在嘴里一嚼,唉,只是一汪水儿呢,黏黏的、乳白的。

祖母说,有骨头不愁长肉哩。麦籽儿把架子搭好了,就等灌浆了。

这些曾经被困在冬天里的绿灵魂,如今,正悄悄蓄势,为一穗收成而努力。从根须到麦秆到穗子,乳白的浆液日夜奔涌,仿佛要将整个冬季的月光都酿成蜜。

没有一株麦子不热爱春天,也没有一株麦子不用尽全力,去成就一个平凡而伟大的自己。

映,现代作家、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周楞伽创作的这本神话小说《哪吒》进入我的视野。作者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,风趣幽默的文笔,讲述了他哪吒惊天动地的传奇经历,塑造了一个智勇双全、正直善良、嫉恶如仇、除暴扶弱的少年英雄形象。作者借助哪吒上演的光怪陆离、别开生面的悲喜剧,把神话小说背后的人性纠葛展示得淋漓尽致。

《珠窗述闻》,锺叔河著,花城出版社 2025 年 1 月版。该书是锺叔河丙戌(1946)年十五岁时的习作,由赵倚平、任理校点注释,原稿本和新编校点本合璧呈现,展现了少年锺叔河不同寻常的思想与文学的起点。书中收录的 41 则笔记体文言故事,离奇古怪,读来兴味盎然。锺叔河老人在出版过程中对习作的校改、编辑,甚至对排版格式、标点符号、断句、注释和前言的校改,认真真真,一丝不苟,显示了一个出版家的细致和严谨,令人肃然起敬。这些志怪与传奇,光怪陆离,对于爱读故事的人来说,很有些味道。附录赵倚平的《从<蛛窗述闻>看锺叔河作文》和任理的《<蛛窗述闻>的稿本及其他》两篇文章,详细说明了该书成书的背景、出版前后的故事、价值和意义所在。这是唯一未曾收入《锺叔河集》的作品,此次出版,对喜欢锺叔河作品的读者还是很有意义的。



草原春色

汤青 摄

集序

唐西林书

窗 外

章铜胜

一直以来,喜欢安静,喜欢读书,喜欢写点东西,也喜欢看着窗外。

最近,因为要参与一项临时性的工作,办公室搬到公路边一栋楼房的三楼,公路对面是一片开阔的田野,田野尽头是连绵的远山。闲暇时,我常看着窗外。

公路上的声音很吵,来往的车辆总是穿梭不停的样子。公路对面有一个公交车站,没有站台,但公交车会在这里作片刻的停留,上客,下客。在窗口,看到车辆在路上匆忙地奔向远方,也看到公交车的乘客下车,然后从对面的公交车站穿越公路走过来。在一路狂奔的车流里穿越一条公路,有时候是需要耐心和智慧的。我为他们担心着,可他们都能平安地穿过公路,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,我真该为他们高兴。

从窗口往东看,有一条从南向北流来的河流,河流不宽,丰水季节,河水荡荡,远看仍是平静的,我喜欢那样平静的一条河流,像是很有内涵的人一样,看着是舒服的。河东边的田野里建了一片楼群,像几株高秆的灰黄色庄稼,楼群在田野里,在晴风雨雪中,总是呆呆站立、不动声色。我不喜欢在一片绿色中看到那些线条坚硬的灰黄色楼群,总觉得视线中有一种强烈的违和感,所以,我并不愿意,实际上也很少往东边看。

幸好,在窗外,在南边,远山是可看且耐看的。南边的田野里一片翠绿,在田野和远山间,在一些树木聚拢的地方,住着三三两两的人家,不多,像是一种刻意的点缀。我常远远地望着那些房屋,望着那些房屋的窗口,希望能发现一个和我一样在

窗口向远方张望的人。如果隔着这么远的距离,看见了对方,我们会相视一笑吗?我们还会彼此互相张望吗?我常被自己一些奇怪的想法弄迷糊,可我仍然不能放弃那些奇怪的想法,甚至会因此而开心起来。

远方是难以看得真切的。就像一片连绵的远山,天气好一点的清晨,天空澄碧,山影清晰,远山翠蓝。看着远山透透,心里一片开朗空洞。天气昏蒙的时候,通常只能看到远山一抹淡淡的痕,一片浅浅的影。远山,看与不看,都在那里。林徽因曾在《窗子以外》说:“不管你走到那里,你永远免不了坐在窗子以内的。”既然总在窗子以内,那远山的有与无,清晰与模糊,又与我有关系呢?不如索性躲在窗内成一统,独享那份自在与逍遥。

可我还是留恋窗外的。常盯着近处田野里几处小小的湖泊看,看湖泊里的水和水里的荷。刚来的时候,站在窗前看那些湖泊,总是泛着一湖空茫的白光,不知是天光,还是水色。远望,是耀眼的白和茫茫的空。不久后,湖里的荷叶渐渐多了起来,荷叶在湖泊中,也从一点新绿到满湖石蓝,只是几天的时间里,湖里的水,湖中的荷,在我的眼里,就是一天一个样子。远远地看着那些湖泊中的荷叶,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荷叶几级级生长的迅速。站在窗口的一阵南风里,我仿佛闻到了淡淡的荷香。

有时,我是想走到窗外的。于是坐车去远方旅行,坐汽车、坐绿皮火车、坐高铁,去不同的地方。后来我才发现,我所看到的,也只是车窗外的风景。正如林徽因说的一样:“所有的活动的颜色、声音、生的滋味,全在那里的,你并不是不能看到,只不过是永远地在你窗子以外罢了。”

可我还喜欢看着窗外,在窗外,看到的不只是风景和别人的生活,也看到了自己并不安宁的内心。

燕子声声里

钟正和

鸟是空中的精灵,它们远离喧嚣,极少与人类为伍,而麻雀与燕子却是例外。作为与人最亲近的鸟

儿,它们时常选择栖息于乡民的家中。

因打小就知道麻雀会偷吃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,我一度极不喜欢这种小东西。而对于“一身乌黑的羽毛,一双剪刀似的尾巴,一对劲俊轻快的翅膀”的燕子,却将之视为春天的象征。

“有燕飞堂前,呢喃又翩然。虽是旧相识,亦如结新欢。”犹记得当年老屋的房梁上,常年都有燕子巢。每每到春暖花开时节,正临窗读书的我,但闻得“吱……”的一声,一朵乌黑的影子,宛如一道穿过大门的轻快闪电,在堂屋划出了一道漂亮弧线。紧随在它身后的,是另一朵同样大小的影子。顷刻间,两个小家伙便双双栖于梁上。我明白:去年的燕子回来了。

随着燕子的归来,乡村的春天就此轻快起来。在鸟类中,燕子属于娇小的一类,远不如斑鸠和喜鹊。当它们安静地立于树上时,远看宛若五线谱上灵动的音符。而当它们展翅空中,在院中飞来飞去,窗前起舞,梁上盘旋之际,却有着任何鸟类都无法比拟的美。院子因此不再空阔寂寥,多的是灵动的诗情与画意。

燕子返家后,头一件“大事”便是修缮旧巢。“谁家新燕啄春泥”成了这段日子里,最有生趣的图景。

晨光初露,“夫妻”俩便迎着春风、衔着露水离巢了。从野外衔来烂泥、干草、枯枝,还有细软的羽毛,循序渐进地打扮着自己那碗形状家园。灿烂的朝霞,染红了它俩的翅膀。

于我的认知中,燕子是极通人性和善

解人意的。它们能准确把握与人类交往的尺度,既不远离又不会过分亲昵!这个尺度,显然是最佳的。

燕子在飞行中,大部分时间都无声无息,安静得如同空气,仿佛生怕影响到院子的主人。此外,燕子那怯怯的唧唧声不仅轻而且细,好像孩童摇铃的铃铛般悦耳。那时年幼的我,虽不懂“又软语、商量不定”这般的妙语,却深感能在燕子鸣唱中醒来的清晨,最是让人心生欢喜。

待巢缮治完毕,燕子夫妇开始安心住下。此后的光景,日日可见它们于和煦春风里,生儿育女,繁衍生息的双飞倩影。过不了多久,乳燕破壳而出。每当老巢口中衔来了食物,巢里便会露出四只小脑袋,张着嫩黄的小嘴,唧唧唧叫着,屋内都变得热闹起来。至于那阵子的我,尽管平白多了清扫燕巢掉落的垃圾的任务,但仍由衷地祈祷四只小家伙快快长大。

农村孩子大多淘气,上屋掏鸟蛋、雪地牵麻雀、竹园里张网……啥“坏事”都干,唯独鲜有听说伤害燕子的事情发生。

记得有一年,乡邻韩伯家的顽皮孙子想搞一只乳燕来玩,遂用竹竿捅掉了家里的燕巢。等到韩伯回家看到摔得七零八落的燕窝和散落的稻草,以及躺在地上羽毛还未长齐的雏燕,暴怒之下狠狠揍了那混小子一顿。这也是韩伯的老伴,唯一一次在旁看着他教训孙辈而未加以制止。

光阴一寸寸增长,某些填充于岁月里的事物,总会让人充满着深情。就像我,每年一到时令,就会念起昔日那一次次仰望中,越过春天的河流,如约飞进视野的燕子。只不知它们的后代,如今又将依附于哪家的屋梁?

一罐笋酱

姚慧倩

惊蛰过后的山间沾着料峭,锄头叩响腐殖土时,竟掘出一尊白玉塔——足有小儿臂长的春笋万,笋衣纹路间还凝着山雾的指纹。这般浑然天成的自然馈赠,应该与知味者共赏。

忽然想起了许久未见,总在深夜晒灶台的友人,善厨艺,并孜孜不倦地热爱挖掘食材本身。赠予他,必然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美好。于是,剥了笋壳,焯水,封瓮。尤觉不够,裁了半张洒金宣,扫下几行小字:春笋初露尖尖角,独享新欢意未了。忽见同好共品鲜,锦书聊赠伴春醪。随即,心满意足地闪过过去。不一会儿,微信提示音纷至沓来。“这般巨物!”“今夜便叫它魂归腌笃鲜。”

本以为故事就此结束。谁料三日后的早晨,闪送师傅送来一个小小的包裹。纳闷间打开一看,不是砂锅,竟是一玻璃

罐子的笋酱。

用力拧开瓶盖,扑面而来一阵浓油赤酱的气息。

被切成规整长条状的笋片,不薄不厚,裹着一层油亮而富有的光泽。厚切香菇顶着棕褐色伞盖,褶皱里蓄着大雾岭的松风。瘦肉丝弯成月牙弧,纤维间渗出琥珀色。最妙的是那缕游丝般的荤香,想来必是取了三肥七瘦的后腿肉,刀刀斜切入肌理时,浸足了一股子黄酒味。

礼尚往来——“看着就流口水,色面哈哈!”“中午就找一家面馆,去试试!”

天桥面馆的雕花窗门全开,穿堂风在梁柱间盘旋。点了一碗酱油拌面,服务员端上餐桌,我便迫不及待地玻璃罐里挖了两大匙笋酱盖在上面。竹筷轻搅三圈,葱油裹着笋片在嘴里跳起踢踏舞,肉末碎混着香菇丁,醇香、油润润的酱汁顺着面纹游走,不知不觉就见了一片小小琥珀潭的碗底,酣畅淋漓。

瓷勺刮过碗底的腕间,与道德堂食客皆成布景。食物本无深意,惺惺相惜的馈赠,却让它成了春天的注脚。